

王毅修上師親炙記

半癡

編按：本篇文章收錄於中國佛教會文獻委員會編輯，1975年出版之《中華民國六十年來佛教論文目錄》傳記類。原載於中國佛教雜誌社1957年9月出版的雜誌中。

王毅修上師，籍海南，為密宗諾那上師衣鉢弟子。民國三十六年上師傳法滬上，予以蔡無忌之介，得叩於上師曰：某情障甚重，且喜作詩，犯綺語之戒，亦能聞法否耶？師笑曰：佛覺有情者，若槁木死灰，則不堪度矣！予曰：奈污泥何？師曰：蓮花固出污泥中，所謂高原陸地，不生此花，君未識耶？予心儀之，興辭而返。

一日，幼兒志一患胃痛，且吐血，因携往禮拜上師，乞為念咒加持，因上師常為有緣者持咒治病，輒獲奇效，時志一年纔五齡，予扶之就上師座前立，師持小佛像置志一頭頂，誦咒已，師忽將佛像移置予頂，亦為誦咒。予突覺有冷風數起從頭頂直灌而下，清涼透骨，心異之而不言，歸後思之，豈師與我特有夙緣，故乘我不備，以不可思議之咒力，滌除我之積垢乎？志一胃痛吐血，既由師一賜持咒而癒，且重感師為我秘密灌頂之婆心，越一月遂執弟子禮，皈依上師，師復為予摩頂曰：「汝密宗因緣，禪宗根器，善自為之！」

諾那上師有紀念堂在南京玄武湖環洲，師多方為之經營，堂前花木葱籠，並建佛舍利塔於堂左，又就四圍築以牆垣，榜其園門曰：「蓮華精舍」。予於堂右隙地，助師造室三間，師題名曰：「祝欽堂」並勒碑紀其事。夏日湖中荷花彌望，置身其間，宛在西方七寶蓮池也。卅七年冬，予往香港，卅八年春，復返滬，時師已往廣州矣。共軍入南京後，予獨重至精舍，僅一守屋之同參在耳。予禮拜諾師法像後，徘徊久之，鼓棹而返。因成詩曰：

雨洗鍾山瘴未銷，春歸花落隔前朝。
初荷出水疑曇聚，孤塔遮雲念雁遙！
面壁獨來千里路，迴舟難別第三橋；
蓮洲插草纔成寺，梵唱無聲咽楚簫！

昔有兩禪師同遊山至幽勝處，甲云：此處宜建法寺。乙折草一莖插於地上曰：建寺竟。是以插一莖草作建法寺觀，今師親建精舍成而

捨之去，予知師以建精舍作插一莖草觀矣。學道人原是以幻人修幻法，世相多變，不變者惟清淨本然之真心耳，予感慨賦詩，誠又舊疾復發矣。是年秋予復返香港，明年由港出國，時師仍與予通訊，不久師亦由廣州往海南，一時遂絕消息。

師法相莊嚴，行持謹而慈藹可親，著有蓮花生大士應化因緣經，玄義妙解，一字一句，全從妙明真心中流出，時復有神通隱示，然上座開示時，則力誡弟子言神通。予嘗問師曰：「弟子過去太糊塗了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現在清清楚楚就是了！」有譏予落豁達空者，予致書於師曰：「弟子覺得無空可落」，師復書曰：「悟自性者，無空可落，亦無不空可著。」

友人王郁周醫師，卅七年夏，病逝上海，予寄王君照片至南京，乞師修法超度。師旋寄還照片，並復書云：「已於今晨七時為其超度生西了！」一週後，予乃持照片送還王夫人，甫入門，王夫人驚告予曰：「某日中午，忽自覺頭暈，臥床數分鐘，似夢非夢，見郁周來，自云已做和尚，上身全坦，合掌作跏趺坐，身前置一鉢盂，胸開裂口，有黑水自裂處汨汨流入鉢盂內，遂一驚而覺。」後查其得夢之午，即上師來信稱述為王君修法超度之晨以後數小時耳。予奇之，乃以此事經過告蔡無忌，且問之曰：「上師修法度亡，可謂奇驗矣，但亡者示夢胸開裂口流出黑水，其故安在？」無忌笑而檢示上師所纂之金剛懺罪法本曰：「此非君曾念誦之法本乎？『受超度者，多生罪障，盡化作黑水，自胸口流出』。法本原文早為君作說明矣，君安得不知耶？」予為之駭絕愧絕，蓋駭上師修法感應之不可思議，愧自己之昏沉無狀也。（按密宗法本，非皈依弟子不得見，王君及其家人，均不識上師。）近三年來，與師又獲恢復通訊，知師在海南，躬耕作苦，而修持猶昔。師來書有云：「余於世無求，與人無爭，今則茹素自了，鬚眉白如積雪，而頭髮黝然，雖色身與時推移，而心境常保持暮春熙和之象。」又為予及同學輩作開示云：「弟生長東南勝地，現雖遠寄海外，望時記取江南春色，隨處宜人，則與成佛之道，相去不遠矣。同學輩如有便，並盼告之。」爰記之以告散居四方之昔日滬甯同門。佛曆二千五百年歲暮，半痴時旅加拿大。又密宗原不斷肉食，憶予初皈依上師，請齋用大魚大肉，後師告予云：「密宗為方便，故不斷肉，實則修行人應斷肉，余亦將斷肉茹素矣。」今師來書果云「茹素自了」，師固真語者！合並述之。

王毅修上師親炙記

半癡

王毅修上師，籍海南，爲密宗諸那上師衣鉢弟子。民國三十六年上師傳法滬上，予以蔡無忌之介，得叩於上師曰：某情障甚重，且喜作詩，犯綺語之戒，亦能開法否耶？師笑曰：佛覺有情者，若槁木死灰，則不堪度矣！予曰：奈污泥何？師曰：蓮花固出污泥中，所謂高原陸地，不生此花，君未識耶？予心儀之，興辭而返。

一日，幼兒志一患胃痛，且吐血，因携往禮拜上師，乞爲念咒加持，因上師常爲有緣者持咒治病，輒獲奇效，時志一年纔五齡，予扶之就上師座前立，師持小佛像置志一頭頂，誦咒已，師忽將佛像移置予頂，亦爲誦咒。予突覺有冷風數起從頭頂直灌而下，清涼透骨，心異之而不言，歸後思之，豈師與我有夙緣，故乘我不備，以不可思議之咒力，滌除我之積垢乎？志一胃痛吐血，既由師一賜持咒而癒，且重感師爲我秘密灌頂之婆心，越一月遂執弟子禮，皈依上師。師復爲予摩頂曰：「汝密宗因緣，禪宗根器，善自爲之！」

諸那上師有紀念堂在南京玄武湖環洲，師多方爲之經營，堂前花木葱籠，並建佛舍利塔於堂左，又就四圍築以牆垣，榜其圍門曰：「蓮華精舍」。予於堂右隙地，助師造室三間，師題名曰：「祝欽堂」並勒碑紀其事。夏日湖中荷花彌望，置身其間，宛在西方七寶蓮池也。卅七年冬，予往香港，卅八年春，復返滬，時師已往廣州矣。共軍入南京後

，予獨重至精舍，僅一守屋之同參在耳。予禮拜諸師法像後，徘徊久之，鼓棹而返。因成詩曰：

雨洗鍾山瘴未銷，春歸花落隔前朝。

初荷出水疑鳧聚，孤塔遮雲念雁遙！

面壁獨來千里路，廻舟難別第三橋；

蓮洲插草纔成寺，梵唱無聲咽楚蕭！

昔有兩禪師同遊山至幽勝處，甲云：此處宜建法寺。乙折草一莖插於地上曰：建寺竟。是以插一莖草作建法寺觀，今師親建精舍成而捨之去，予知師以建精舍作插一莖草觀矣。學道人原是以幻人修幻法，世相多變，不變者惟清淨本然之真心耳，予感慨賦詩，誠又舊疾復發矣。是年秋予返復香港，明年由港出國，時師仍與予通訊，不久師亦由廣州往滬南，一時遂絕消息。

師法相莊嚴，行持謹而慈藹可親，著有蓮花生大士應化因緣經，玄義妙解，一字一句，全從妙明真心中流出，時復有神通隱示，然上座開示時，則力誡弟子言神通。予嘗問師曰：「弟子過去太糊塗了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現在清清楚楚就是了！」有譏予落豁達空者，予致書於師曰：「弟子覺得無空可落」，師復書曰：「悟自性者，無空可落，亦無不空可著。」

友人王郁周醫師，卅七年夏，病逝上海，予寄王君照片至南京，乞師修法超度。師旋寄還照片，並復書云：「已於今晨七時爲其超度生西了！」一

週後，予乃持照片送還王夫人，甫入門，王夫人驚告予曰：「某日中午，忽自覺頭暈，臥床數分鐘，似夢非夢，見郁周來，自云已做和尚，上身全坦，合掌作跏趺坐，身前置一鉢盂，胸開裂口，有黑水自裂處汨汨流入鉢盂內，遂一驚而覺。」後查其得夢之午，即上師來信稱述爲王君修法超度之晨以後數小時耳。予奇之，乃以此事經過告蔡無忌，且問之曰：「上師修法度亡，可謂奇驗矣，但亡者示夢胸開裂口流出黑水，其故安在？」無忌笑而檢示上師所纂之金剛懺罪法本曰：「此非君會念誦之法本乎？」受超度者，多生罪障，盡化作黑水，自胸口流出」。法本原文早爲君作說明矣，君安得不知耶？」予爲之駭絕愧絕，蓋駭上師修法感應之不可思議，愧自己之昏沉無狀也。（按密宗法本，非皈依弟子不得見，王君及其家人，均不識上師。）近三、四年來，與師又獲恢復通訊，知師在海南，躬耕作苦，而修持猶昔。師來書有云：「余於世無求，與人無爭，今則茹素自了，鬚眉白如積雪，而頭髮黝然，雖色身與時推移，而心境常保持暮春煦和之象。」又爲予及同學輩作開示云：「弟生長東南勝地，現雖遠寄海外，望時記取江南春色，隨處宜人，則與成佛之道，相去不遠矣。同學輩如有便，並盼告之。」爰記之以告散居四方之昔日滬南同門。佛歷二千五百年歲暮，半痴時旅加拿大。又密宗原不斷肉食，憶予初皈依上師，請齋用大魚大肉，後師告予云：「密宗爲方便，故不斷肉，實則修行人應斷肉，余亦將斷肉茹素矣。」今師來書果云「茹素自了」，師固真語者！合並述之。



蓮華精舍